



只要你能把血換成綠色的，我就讓你砸我的紅車！

“流美”生活

美國夢（十四） 仇錫榮 畫



夢中夢

(1/2)

■ 未然

收穫季節，身穿彩衣的少年人邊在田裏看他的十位哥哥捆莊稼，邊講述他昨晚做的夢，少年人對他們說，請聽我所作的夢，我夢見太陽，月亮，與十個星向我下拜。

少年人的哥哥們一聽，心中不悅，他們你看我，我看你，他們一身粗布衣，滿頭大汗在幹活，而他們這位弟弟受父親寵愛，身穿彩衣，在監視他們幹活，少年人不說夢還罷，一說，哥哥們都嫉妒他，便回答說，難道你真要作我們的王？難道你真要管轄我們？

正說話間，突然，哥哥們捆的莊稼走了過來，圍住少年人捆的莊稼，彎腰下拜。

少年人正驚奇，十位哥哥突然撲過來，他們扯手的扯手，拉腳的拉腳，有位哥哥還把少年人穿的彩衣，一塊一塊下撕，邊撕邊惡狠狠地說：“難道你真要做我們的王嗎？難道你真要管轄我們嗎？”一位哥哥說：“不如把他殺了，然後稟告父親，就說他被野獸吃了。”另一位說：“把他仍進野地的坑裏了。”少年人的哥哥七手八腳將少年人往一個又深又黑的坑裏扔了下去，少年人拼命呼喊，兩手想抓住什麼東西，身子卻一直向深深坑底墜下去……

“父啊，救我”一聲吶喊，把少年人從噩夢中喊醒，少年人滿頭大汗，瞪大眼睛望著漆黑的四周，努力回想自己身處何地。

好半天的功夫，少年人才算清醒了過來，幾乎每天晚上都會重複的噩夢過去了，但現實比惡夢更可怕，少年人現在身處埃及王宮的天牢。少年人心中又一陣絞痛，他想起父親對他的寵愛，親手將特別的彩衣讓他穿上，並要他監督他的哥哥，哪知哥哥們變了臉色，起了殺機。當他和哥哥們在田裏做工時，哥哥們先把他丟進野地一個坑裏，讓野獸來吃他，後來乾脆把他當作奴隸賣給一支埃及的高隊。

少年人動不動地躺在牢中的石床上，望著天花板出神，他想父親，想他的弟弟，甚至想著害他的哥哥們，眼淚不由自主地從眼眶裏流了出來。

突然門外一陣喧嘩，啞當一聲，牢門被打開了，走廊的燈光透了進來，刺痛了少年人的眼，少年人一骨碌坐了起來，望了過去。只見兩個天牢的獄卒，架著兩個人走進牢中，獄卒將兩個人扔在地上，轉身對少年人說：“這兩人歸你管，你要看好了。”說罷，一轉身，出了牢房。

牢門關上以後，牢內又是死一般寂靜，少年人借著小視窗透進來的燈光，觀察著新進來的兩位獄友，他們大約五十開外的年紀，雖然滿臉驚恐的神情，但卻遮不住昔日尊貴優越的生活痕跡，他們肥頭大耳的模樣，讓少年人心中雪亮，這一定是埃及王宮中的內臣，冒犯了埃及王，被撤了官職，下到天牢，等候判決。這兩位平日作威作福慣了的內臣，顯然被突如其來的打擊打昏了，兩目發呆，回不過神來。要知道，進了王宮的天牢，除非有奇跡發生，否則一輩子也別想出去，如果王發怒，腦袋就得搬家。

少年人起身，來到他們兩人面前說：“兩位大人，不必愁煩，事情總會有轉機的，愁壞了身體，總是不妥。”這兩位獄友抬眼看了少年人一眼，又垂下了腦袋。

“我在這裏也關了些日子，也見過不少大人在此處呆過，有不少人後來又蒙了王恩，官復原職了。”少年人繼續說道。這兩大人一聽，一絲希望的亮光閃過他們的眼睛。

“少年人，你不知道，我們兩位可是得罪了王啊。”其中

一位說道。

“我是酒政，他是膳王，一齊管著王的飯食，也不知怎的，今天王對飯食酒菜極為不滿，令人撤了宴席，把我們下到這裏來。”另一位唉聲歎氣道。

少年人一聽，心中明白，但嘴上卻不斷安慰他們，這兩位王宮內臣聽了少年人的勸，情緒漸漸平靜，於是他們三人又分頭睡下。

幾日過去，這三人竟混熟了，閒聊之中，酒政和膳王得知這少年人原是王的內臣侍衛長的奴隸，由於精明能幹，竟被升至府內大管家，後得罪了侍衛長夫人，侍衛長一怒之下，將他下到天牢。

哪知到了天牢，少年人精明能幹，獄卒乾脆讓他做了牢頭，管理起獄中大小事來了。酒政，膳王對此十分驚奇，他們在王的身邊幾十年，也沒見過如此俊美和如此智慧之人。

一天早晨，少年人熱氣到酒政和膳王跟前問安，但見這兩人愁雲滿面，就驚奇道：“兩位大人今日為什麼面帶愁容呢？”

“我們各作了一夢，沒有人能解釋。”酒政說道。

少年人說，“夢不是出於神嗎？請你們將夢告訴我。”酒政便將他的夢告訴約瑟說，“我夢見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樹，樹上有三根枝子，好像發了芽，開了花，上頭的葡萄都成熟了。埃及王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擠在埃及王的杯裏，將杯遞在他手中。”

少年人一聽，對酒政說，“恭喜大人。你所作的夢是這樣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內，埃及王必提你出監，叫你官復原職，你仍要遞杯在埃及王的手中，和先前作他的酒政一樣。”

酒政一聽笑逐言開。少年人又說，“你得好處的時候，求你紀念我，施恩與我，在埃及王面前提說我，救我出這監牢。我實在是從希伯來人之地被拐來的。我在這裏也沒有作過什麼，叫他們把我下在監裏。”

膳長見夢解得好，就對約瑟說，“我在夢中見我頭上頂著三筐白餅。筐子裏有為埃及王烤的各種食物，有飛鳥來吃我頭上筐子裏的食物。”

少年人說，“你的夢是這樣解，三個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內，埃及王必斬斷你的頭，把你掛在木頭上，必有飛鳥來吃你身上的肉。”膳長一聽立時長籲短歎起來。

到了第三天，是埃及王的生日，他為眾臣僕設擺筵席，埃及王下令把酒政和膳長提出監來。酒政和膳長出牢之前，少年人在酒政身後喊道：“你得好處的時候，在埃及王面前提說我，救我出這監牢。”

果然，如少年人所解的夢一般，膳長被掛在木頭上三天，死了。而酒政則官復原職，他照例坐在埃及王左邊，遞杯在埃及王手中。酒政心中一樂，竟忘了少年人，過了幾天，想起了他，本想乘大高興提出來，但心中轉念一想，這大喜無常，萬一又沖犯了王，又得去蹲天牢，一想到又黑又冷的天牢，酒政心中不由打了個冷戰，心中念了一句，小兄弟別怨哥不救你了。

少年人在天牢等了三天，不見音訊，心中不由一沉，又過了三個月，見無動靜，心中就絕望了。過了兩年，一天，少年人正坐在天牢沉思，突然牢門大開，湧進來一群王宮衛士，少年人正驚奇，只見酒政滿臉堆笑地走了進來，說：“小弟，哥哥接你來了。”（下期續）

電影《千里走單騎》觀後



■ 戴文采

在南加黃金地段帕沙迪納老城，要看一場中國電影並不容易，李安，張藝謀，蔡明亮這類得獎專業戶，才有可能。在最美麗的老城，最美麗的中庭，耐住性子看完一場掛名導演張藝謀的

《千里走單騎》，忽然同情那聲望寸寸皆可賣錢，所以被抓了皮的老謀子？

電影故事簡單到青少年小說的程度，這不是重點，任何簡單都可以是電影素材，除了高倉健，全部演員都是路人甲乙丙丁出任，連雲南地方戲，也看不出精湛和亮點，這也不是重點，但正因這兩件元素已剔除專業性，所以電影本身回到考驗和完全依賴導演的攝影影像語法和攝影人文美學。

任何人都可以相信老謀子縱使老人痴呆，都還不可能丟掉他的攝影美學，他的眼手感觀，熟極而流，是李斯特再痴呆也不會忘記如何彈鋼琴的那類天才。

《千里走單騎》中國部份慘不忍睹的指數是笑話級。光是高倉健和揚揚在峽谷中過夜，往上拍的鏡頭，就連一個平常的老人痴呆症患者，都可能作得更好一些，不僅顯然沒有攝影師，連電影攝影機都沒有，ZOOM的角度最多是台數位錄影機，鏡頭搖擺得很厲害，可見拿數位錄影機還不是專業攝影師，剪接色澤打光就更別提了，應該也完全沒有打光，就是家庭錄像的水準，何來攝影美學，更別提名震全球的美學風格！是笑話級。

日本部份乃正常電影專業工作人員完成，當然無話可講，高倉健的演技則是全片唯一買票的原因，一個偉大的令人願進場看他一眼，懷念他有過的全部優秀和華美的演員。

此外，中國部份是張藝謀不知要痛苦多少年的折磨吧？他的名字給人這樣扒皮剝削，老謀子不是也太慈眉善目到出賣藝術態度？電影是國家文化的標竿，看來像老謀子制作《劉三姐》時，雨露均霑是好事，總得交待個專業執行副導。

最好是今後一切交待給電影學院，只有電影學院作品可要求掛張藝謀三個字，嘉惠學子是真正的嘉惠和栽培之外，任何藝術創作都沒有讓人掛名的價值和道理，砸招牌的事不是沒有，砸到這種狗屁不通的程度，那就在世界大師中僅見。

中國各單位也從此饒了老謀子吧，求財立功都不難，方法多的是，最不值得的就是糟塌拍〈十面埋伏〉的大師，正如中國的繁華得來多麼辛酸，大師一生名望來得多麼艱苦，什麼都沒有了，就只有那一點點藝術名，請中國好好珍惜半世紀出不了一兩個的大師！